

管

子

四

管子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

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

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

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

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上順道則下事得

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

鳥飛使斃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道不遠而難極也

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斃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

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

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

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

掃除不繫神乃留處

不繫亦喻情欲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

智者虛心以循理也

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但能虛心脩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

他母從而奪之也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將欲求之智然不知其處而得之也

夫正人無求

之也

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

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

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

親踈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

謂簡釋於物未有能

與道為一者乃殺勳禁防之此法之用也

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存有焉如欲說之無緒

可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

則

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

天曰虛地曰

靜乃不伐

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

繫其宮

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

開其門

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

去私毋言

謂無私言

神明若存

宮索無私則神存

紛乎其

若亂靜之而自治

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

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

忘強

與知自然後所謀立能遍而盡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

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形異執不與萬

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

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

怵乎好怵止也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

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

知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心

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

而復從而解之前之循制比目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偏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

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

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

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

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

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

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

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苞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

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

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

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立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

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脩之此焉

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往知彼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脩則彼不能虛誰者無能

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臧則奚設矣既不

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

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逆也無所位赴故

偏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主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

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

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

故能不別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

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

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

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

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

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

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

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

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

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三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

深淺之囿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

過故曰不伐察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

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

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

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

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

人得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

不應

靜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

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

之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

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

故異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

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於好怵於好則忘

其所惡為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

者舍已而以物舍已而隨物故曰因為法者也感而后應非所設也緣理

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件

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

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

物也若偶之而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音之應聲也故物至則

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中不精者心

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

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

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美太甚則心亂也此

之謂內德官化負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后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

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在故人不是故聖人若

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

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

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於心耳目

端知遠之證但專一意則耳目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

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能毋問於人而

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

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

必有鬼神來教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曰智

得其力我能專一其事能變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

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

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慕選而不亂

則齊潔則齊潔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

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與天地合其德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

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理與安一在於治心在中理心在於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

民則無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非刑

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未功物民人操

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比皆操道然後百姓理至不至無無虛

謂至者虛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

道也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抑之不見其首隨

若存若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與時變而不化

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

強能靜則和氣全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

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

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

後能鏡大清

後能戴大圓

後能戴大圓

後能戴大圓

後能戴大圓

為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

或在顏色或在顏色善言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

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化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

以為惡化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

之生也必以正乎正乎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

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

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資也

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刑意感其事然後

形刑然后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后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刑過知

先王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表裏遂

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

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

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

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

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非吾儀也

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

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則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

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刑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

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

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

短語十二

六

六

知其名

索端則名自形

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

萬物共在天地之中

化物多

者莫多於日月

日陽也月陰也物比皆向未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

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

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

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

冬不爲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薔麥枯死止其雨露也

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

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

天行其所行而

萬物被其利

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

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

利

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其利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

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

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

循名責實則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正名法備則事無關滯故聖人無事也

不可常居也

居必有時而遷

不可廢舍也

廢舍則百廢弛紊也

變斷事也

居變則不擁塞也

知時以爲度

事非其時則不成也

大者寬小者局

則寬

有餘局則不足

物有所餘有所不足

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

兵之出出於人

人爲兵本

其人入於身

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

兵之勝從於適

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

德之

德立也

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

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

兵不

義不可

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

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

遠禮而驕

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

強而卑義信其強

信音申

弱而卑義免於

罪是故驕之餘卑

於驕有餘則弱則卑也

卑之餘驕

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天驕

道者一人

用之不聞有餘

理纒用於一人

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無不足於其人

此謂道矣

多少昔足者道也

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

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入反背之而賊害也

左者

出者也

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

右者入者也

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

出者而不傷人入

者自傷也

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

不日不月而事以從

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

已從而成也

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後知乎

是謂寬乎刑徒

居而致名

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

去善之善爲善之善事成而

顧反無名

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

能者無口從事無事

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謂凡出命令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當觀物載之

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興起自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故

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

其唯忘為中乃是中有中也故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

與眾人同君棄功名則與眾不異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

成棄功名則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有成貴其無成也

若其貴成無所成名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謂月巨之

徒滅謂能立孰能已無已乎効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効天人言

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言之不勸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

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

辯無以旁譽言之言則以為事成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

而容之其美之與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

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

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沉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雷轟鼓之動也必有以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捨捨之

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視則不見

聽則不聞謂洒乎天下滿風之酒散不見其塞風無擁集於

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知於肌膚惟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

青問其往來熱者遇之則清也薄乎其方也謂遇方轉乎其園也轉復見謂遇轉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

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足各有其在非

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三言有

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儀能守貞

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

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

官於人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

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

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

者也名聲之至耳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

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

亡可也謂人可誘今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

靜無有波浪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適而無適

則能濟舟事雖有所適可若無適然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后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

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后解人莫知其田然結必

待解而後解解故善舉事者國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

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

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感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若左若右

正中而已矣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

俱懸而無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刺刺者不以萬

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孰能棄刺刺而為愕愕乎

智者勞而失惠忘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

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

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

乎雖知之常日何知雖謀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

稽自知則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能

能濟所謂適也若此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以

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四壁而

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固邸於壁壤土而與生

天既降福故壤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

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所欲適天地之應

聖人亦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奪而取也

酒是也

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而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

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情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

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

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

實喪花揚而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

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

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

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能為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

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

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六合

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

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

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

可行之理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

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道而行之無遷移無實衍勤而為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理中理如此則形

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其端而固其所守守固

則道自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貴生之往來則其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

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其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

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大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情於人而不與之也

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

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第十三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圃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

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言其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

支持於地若筋分支持於地若筋分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

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

黑及揮揚之則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不多少之况注於器滿則止

不可加剩如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此者正也

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

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

準五量取則焉故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為五量之宗也淡

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是以水者萬物之

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過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

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

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

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有熟之量鳥獸得之形

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

其常者常謂長言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

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通近理各自通如此智也

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剋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

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純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



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

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

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

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

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

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

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

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

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言精思是

理脩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

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言九竅五慮是身之精也

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伏闇能

存而能亡者若目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妙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

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

則化如螾蠋蠋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上則凌於雲

氣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

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徒水不絕之也或世

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螾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螾也故涸澤數百歲

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

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

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

精者生於螾螾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

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

精者生於螾螾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

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

精者生於螾螾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

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寒能

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閭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

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

言管子獨能知水法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似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

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

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

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

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

今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

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

疾垢也秦之水沮寡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沉滯與水相

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甘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

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

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滯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

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

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

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

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故欲不汚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

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

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今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規謂觀而察之

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自惛惛微暗自

五謂每時之時五政其理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慢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

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

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日正也其王信明

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

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愾使

不能為愾所愾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愾忘則動皆違理故投天殃也是故上見成

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

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特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恤

驕下功則以驕恃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

大徑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

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

風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

寒為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

喜悅長贏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

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

藝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秋發者修屋壞時方灌溉依次行而用解怨赦

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乃壽百蟲

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

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含有罪二政

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

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

虜天毋寒華絕芋寒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大其氣曰陽夏之陽氣也

生人與氣陽為鬱熱散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

轉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神祀量

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九暑謂九時雨乃降

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

益力土德兩遍益土生皮膚膚土所生木實其德和平用均土無

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

暑為歲掌和和為兩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風主行秋政則

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虞

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

獸謂設置以母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

會也秋陰陽秋穜也時物其氣曰陰秋之陰生金與甲

適中故為辰成熟穜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

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

武幹人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

故聚裝人所惡其察所欲必得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誠信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

免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

免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

免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

免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

免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

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葦邪故禁之围小

穽穽或出師掩襲故關譯穽小穽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

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

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開藏之氣其氣曰寒

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謂藏收萬物於中也

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

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徒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

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

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開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

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行

秋政則旱謂冬氣早早也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

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激至則國

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焉因

武也而習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

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

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

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

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故聖王日食

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

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

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

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

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

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

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

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

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攝奸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

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

德生正德脩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

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

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

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

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

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輔行三月之政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

者四也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則設官以守之

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

隆可謂王道之終也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

謂播五聲於六律也 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

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陽陰多也天道以九制

九者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 地理以八制入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其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兼三材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

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也

天子修既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

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

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暉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

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 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鄉食祐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則風雨得其常也 有

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

失

不

失

失

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人情已得萬物有

然後十二鐘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

極然後有德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

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通乎陰氣

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

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

神龜行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非黃帝澤參治之至也

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

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

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

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

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

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眾使務農也大封辨於

管子十四

八

毛

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木

也平之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自大音重心已下皆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

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

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

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

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

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

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

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墊蟲卵菱

贖猶去也卵鳥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

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

土擁不厲雖穀厲殺也不天厲度母傅速言天傷之亡傷

其本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日而畢春當

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蜀土征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

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

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

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謂鬱蒸之下遇者兼和民不疾而

榮華蕃二時聘問之禮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

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農事為

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

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

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厚順不逆時氣也草

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

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

獸之禁禁謂牢圍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

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雷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

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

伍謂立什人伍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斂也諛悅順息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多陽夕下露地競環

環環炙實兒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熟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

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

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

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謂庶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擗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

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

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

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然

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清也臃婦不銷棄臃古

孕字銷奔謂散棄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

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大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

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

御天子斲行急政早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早札疫之災也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

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土

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

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

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贖臃

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第十四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卅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

小事不從大事不吉

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

之分其師眾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

力是以滅其師眾矣又況迷惑芒

然乎若是者必亡其眾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

動靜者比於死

此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

也死動作者比於醜

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

動信者比於距

中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

動誣者比於避

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

夫靜與作時以為

主人時以為容貴得度

靜作得度則為主其失度者則為客也

知靜之修居而自

利

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

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

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

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

逆節萌生天

地未刑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

言將與其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

寂泊不見微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

天因人聖人因天

所謂先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時不作勿為客

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

人事不起勿為始

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

成之則與天同極

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

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

地同極

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

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

天極則致其力

已同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不能代

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

成功之道贏縮為寶

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者故以為寶

毋亡天極究數而止

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若

未成母改其刑母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

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

羸羸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躬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

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

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

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

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

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

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蹟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

興為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乘時養人持四時之

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

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者周不能

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

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

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

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

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

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一偃人不敵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

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必權正大文三曾而

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

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

勝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也服之所以服也勝之所以勝也飾之修飾也必嚴其

令而民則之曰政今嚴則人伴法如四時之不實如星辰之不變

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

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利雖及人不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

親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

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非刑

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今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行令所

之欲使之明識正人命不失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

道不從邪徑也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恐有不修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致政其民服

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斷則濫及不辜

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

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

曰正今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信

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曰新乎苟能和敬則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乎而靜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能服曰新此

謂行理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

德成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

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雖復至死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

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此也田宅

富厚足居也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變

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

皆在於人

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變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變七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變八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九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戰而不德於君九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閼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三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鍾

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園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在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

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芟田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

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

治天下也猶埴已埴也埴和也音擅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

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

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

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

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

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羣臣不用

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

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

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

臣發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

保無閒識博學辨說之士閒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閒亂識事也無偉服無

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

過行以順於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

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

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

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

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誠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眾彊富貴私勇

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珍恠奇物不

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恠奇物比正法為恠僻故法

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

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

能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

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

天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剪公財以祿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

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

赤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

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

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

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

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

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

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

危主也故為入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

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

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

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

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

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

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

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中具不能

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也植

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

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纒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

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

月之明無私耀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

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

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

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

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

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每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

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願臣而行凡有

不敢自專願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

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王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王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

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

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

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

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

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

賞賜人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

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其上匈恐懼貌上以

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

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

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

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

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

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

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

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

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

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

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

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以妄為舉措也主令而

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

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三三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

勝則私事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今尊君卑臣者其計

立故國亂君執其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

故君臣共道則亂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夫

國有四亡今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出而道留謂之擁中

而留止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

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

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也淫遊不為惠於

法之內也不屈法以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

兩錯臣行君威政不二門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

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有

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

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

求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是故官之失

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然則喜

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比周以

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

多為交友致死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

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與譽之故所死

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

致禍故重私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不一至於庭謂之百慮

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

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

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

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

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存材法自舉敗而

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

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

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

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三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

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

管子十五

九

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

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

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也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謂疲也

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

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

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

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

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

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也

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於然也然後下從故

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

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比皆隨時而變因俗

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解

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

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

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

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

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后用被治然後正得

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

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

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

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

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

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

傷民輕刑以愛人茲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

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

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

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

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

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

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上至於利人則止而物

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

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

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

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三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劫上畏罪劫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管子十五

十一

屠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

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無稅不

以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

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借而

取庸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

倍貸之類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關市府庫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

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

一民養四主四主則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

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孰也四種而五穫

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比宜而有所穫

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

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

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

於士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

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

是以民作一而

得均

四人交能易作故日一也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

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

國亡粟生而死者霸

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

粟生而不死者

王

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

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

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

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

粟多則天下之

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貳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

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

謂背舜而去者

從者必利也先

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

管子

士

屠

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

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

謂改

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

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

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

曰寄生之君

謂斬是寄為生不能長久

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

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

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

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之齡

注

內業四十九

封禪五十

小問五十一

內業四十九

區三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

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月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

也果乎如登於天果明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切乎如在於海澗淖洧

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

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

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

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

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白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渺乎如窮無極

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

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

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濛濛乎與我俱生

濛濛增進見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無

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

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所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人既因道而知則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

道常在而不離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眇眇乎其如窮

無所及欲窮之則被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脩心靜音

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

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脩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

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

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

平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

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

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

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生

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

管子十六

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

而物事自化易其氣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

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君子使物不為物使

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

聽公之謂也之謂理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

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貞也神明之極

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則官

亂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則神

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

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取目不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

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

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

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馬

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后形有音然后形

也見形然后言是言也言然后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使然后治不治必

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

而榮也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

為氣淵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

故九竅通也藏精之泉不竭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氣敷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

無邪苗邪苗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苗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全不逢天

苗不遇人害天苗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

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乃能戴大圜天而履大

方地也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

下窮於四極道也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

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

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竟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

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粹也見於膚

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

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

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刑不

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善者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

氣則無所不變化故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之已乎求者感

在於逆順故不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之已乎求者感

自得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

三思之而不通則或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

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

不已精氣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

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憂慢

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憂慢

必致凶禍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

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

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

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若無飽飽食者

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

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

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

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

天地精氣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其不可見至於微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

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筭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

度則常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而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

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

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

血銷滅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

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

則食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

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遯竭

令老則益因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其形安而不

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

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謂若

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

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

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

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洫洫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

在伏犧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虞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

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亭亭山在車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侑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

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

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

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

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

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

鄒上山也鄒音腫鄒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

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

不飛其名曰鶴鶴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

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

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

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柰何管子對曰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

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

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

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后能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

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

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

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

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

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

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

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

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化負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

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

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

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

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

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閫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閫使民戰閫外閫故曰三閫

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

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

也三者備然后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也而

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以為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

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

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

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

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執鳥距鷩疑也距止也

而止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

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己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

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

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

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

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

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

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川

之源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

疾疫當此時也民安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

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

所以止人淫故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

孰歲飢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

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

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

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桓公問管仲曰寡人

欲霸以三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

曰公嘗召易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封故推今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

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

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三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繆遁繆妄之事

無所比可謂遠於三三子見當遂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於米何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

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且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三三子

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

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

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

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謂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

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

親嚴刑禍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

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岷乎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

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

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

曲木已傳直木母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即君子退也先傳直

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桓公

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

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先定卿

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利能

已國然後可已國然後可桓公踐位令鬻豸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鬻豸社祝鳧已疵獻

昨祝史鳧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若之多虛而少實煩苛之疾

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

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今

意者君乘駮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泝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

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

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

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

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纒激強莒

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止桓公放春三

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

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

外有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縮切目搖也乎其孺

子也眴眴柔順自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

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自茲免謂益有謹勵天下得

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矐然視闐在立貞矐驚視貞

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

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

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

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

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

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替水者謂替

水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

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

也又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父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

管十六

十

昌

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桓公使管

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

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

賤昔者吳于戰于江邊也未齒不得入軍門齒毀也國子擿其齒

遂入為于國多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

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

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

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

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足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

欲室乎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

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之役者有執席食以

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於是私因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

乃今之復役毋復相代

時執麻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

少焉

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

儻謂贊引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

禮待之

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

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

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

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

善以意度之也

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

者縗經之色也謬然豐滿

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自豐滿

而手足拇動者

中勇外形

必應故手足拇動也

兵甲之色也曰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

闔是言莒也

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

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

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

唯莒不服於是知之

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

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

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

子其坐寡人與子向之

謂之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

管子卷第十六

十一

余

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

人者

以人之言然後取人

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